

# 朱子書法新探——秋深帖

朱惠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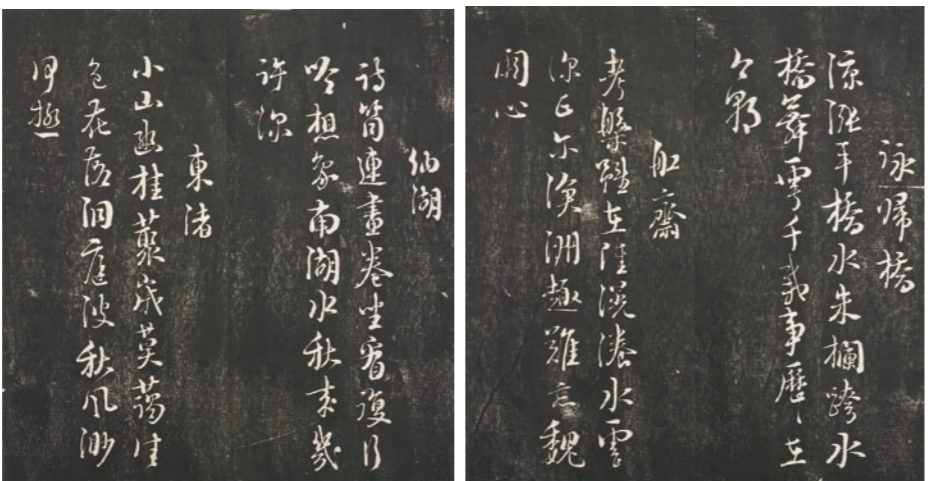
## 前言

朱熹（一一三〇—一二〇〇）是宋代理學集大成者，終其一生除了橫跨哲學、政治、經濟、史學與教育等領域外，更精於詩、詞、文章、文物鑑賞以及書畫創作，後世尊之為朱子。數百年來學界對朱子的研究極多，但大都集中於朱子在思想與政治上之主張與成就，事實上，對其詩文與書畫之研究方面，尚有極大努力空間。朱子一生清貧簡樸，公務、著述與教學之暇，常與友人倡和詩文；遊歷山川名蹟時，每每揮毫題額或書寫桃符；作銘述事或奉詔侍講常繪圖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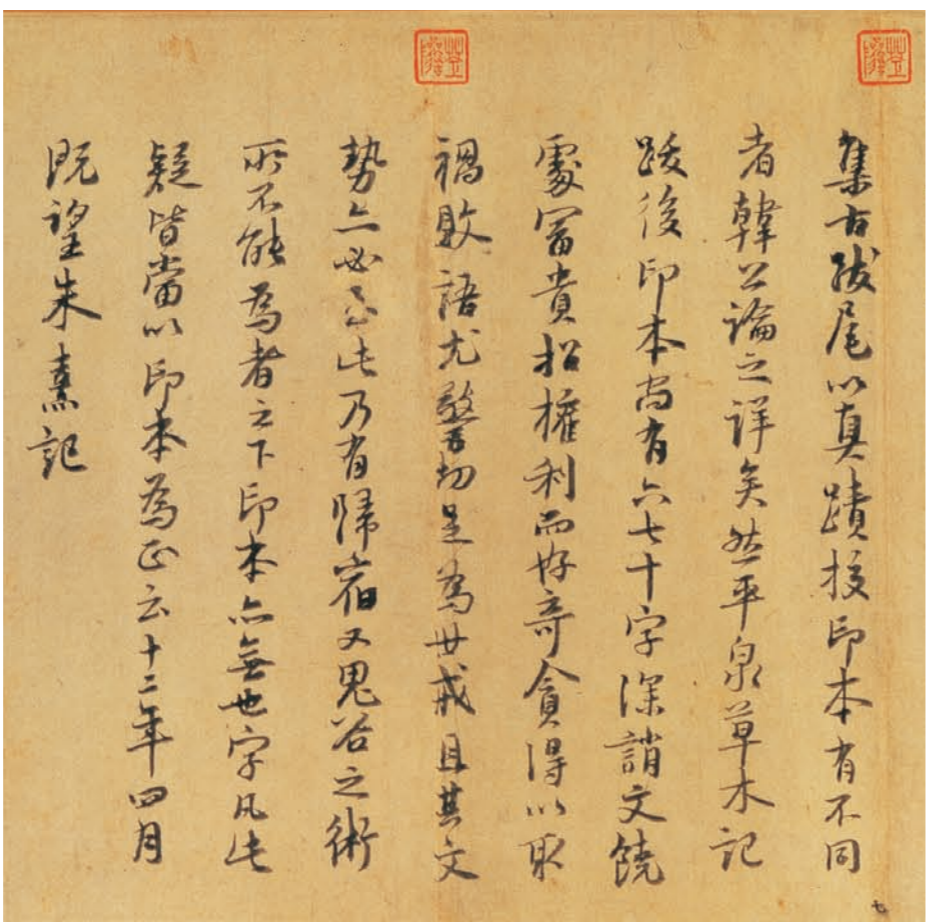
輔助說明，曾繪諸葛武侯等人像，晚年並對鏡自作畫像。由朱子文集、語錄與諸多著錄中可知，詩文書畫鑑賞遺興在朱子生活中是極其重要而不可或缺的部份。朱子傳世的畫作極少，但留下大量的題跋，明末藏書家汲古閣主人毛晉（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九）將朱子文集中所錄題跋全部摘出，另輯之為《晦庵題跋》，從中可窺朱子的書法藝術思想以及對歷代書家之評論與看法，近年學者研究朱子書學多由其題跋序錄等資料入手，將其書學與理學並論。朱子傳世書蹟頗豐，惟深入推敲仔細研究者仍鮮，國立故宮

博物院前副院長江兆申（一九二五—一九九六）曾發表〈朱晦翁書易繫辭〉一文（註一），詳論朱子書易繫辭墨蹟之流傳、書風與相關考證；其餘討論朱子書法作品之文章大都略述其生平，引用各家書論中點評朱子書法之文字，條列其傳世書蹟，附之以釋文，對朱子書蹟內容與書風發展之詳細考證與探究則較缺乏。作者擬遵循朱子格物窮理究實入細的精神，就其代表性書蹟進行研究，錄累寸積期一窺朱子書學堂奧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於今年十月推出「文藝紹興——南宋藝術與文化



圖一 朱熹 書城南唱和詩 經訓堂法帖（三）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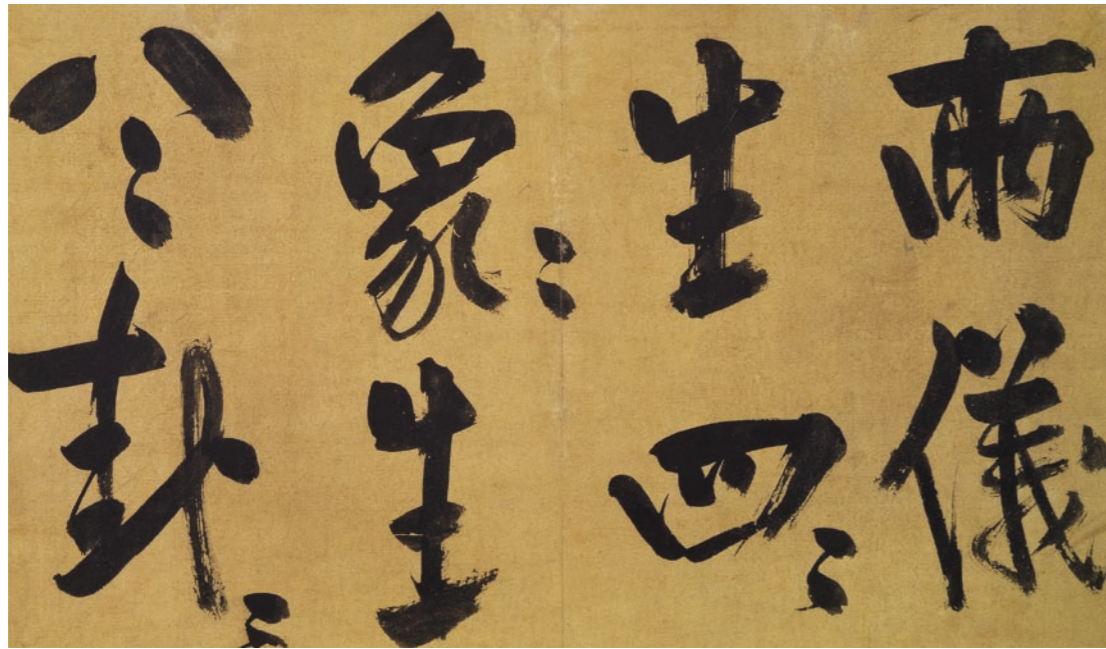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 朱熹 書歐陽修集古錄跋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特展」，院藏南宋各家書蹟擇精展出，所選朱子書蹟為〈致會之知郡尺牘〉，又稱〈秋深帖〉，本文擬深入探討朱子書寫此帖時之時空背景與心情，並兼及書此帖後之境況際遇，其書風書學則將另撰文分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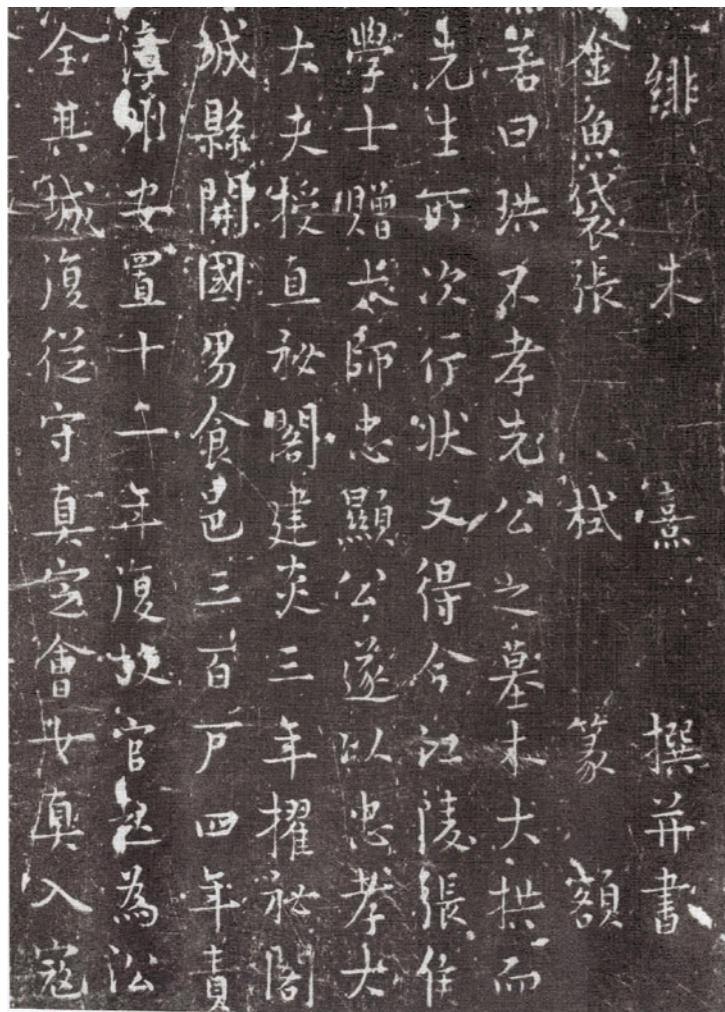
## 朱子傳世書蹟

朱子傳世書蹟以內容分計有著作書稿、歷代詩文、自作詩詞、尺牘、手劄、題跋、匾額、記與紀游等，以形式論則有墨蹟、法帖、碑刻、竹木刻與摩崖等。著作手稿如《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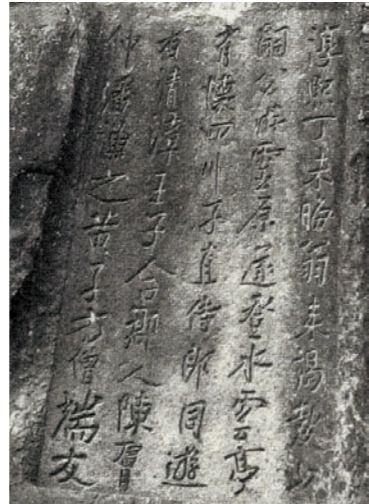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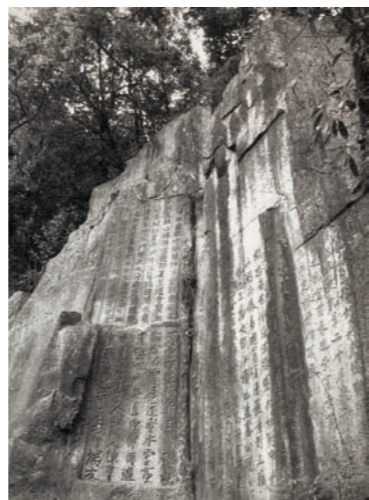
語集注殘稿》；歷代詩文如《詩經爾風》；自作詩詞如《城南唱和詩》（圖一）；尺牘如《秋深帖》；手劄如《秘閣修撰劄子》；題跋如《集古錄跋尾》（圖二）；匾額如《同仁安》（圖三）；記如《學田記》；紀



圖五 朱熹 書易繫辭第二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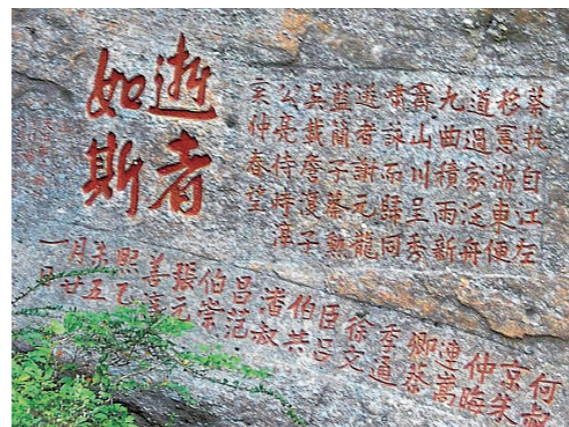
圖六 朱熹 書少傅劉公神道碑



圖四 朱熹 書福州鼓山記游



圖三 朱熹 書同安城石門額



圖七 朱熹 書武夷山九曲溪之六曲壺聲巖〈逝者如斯〉摩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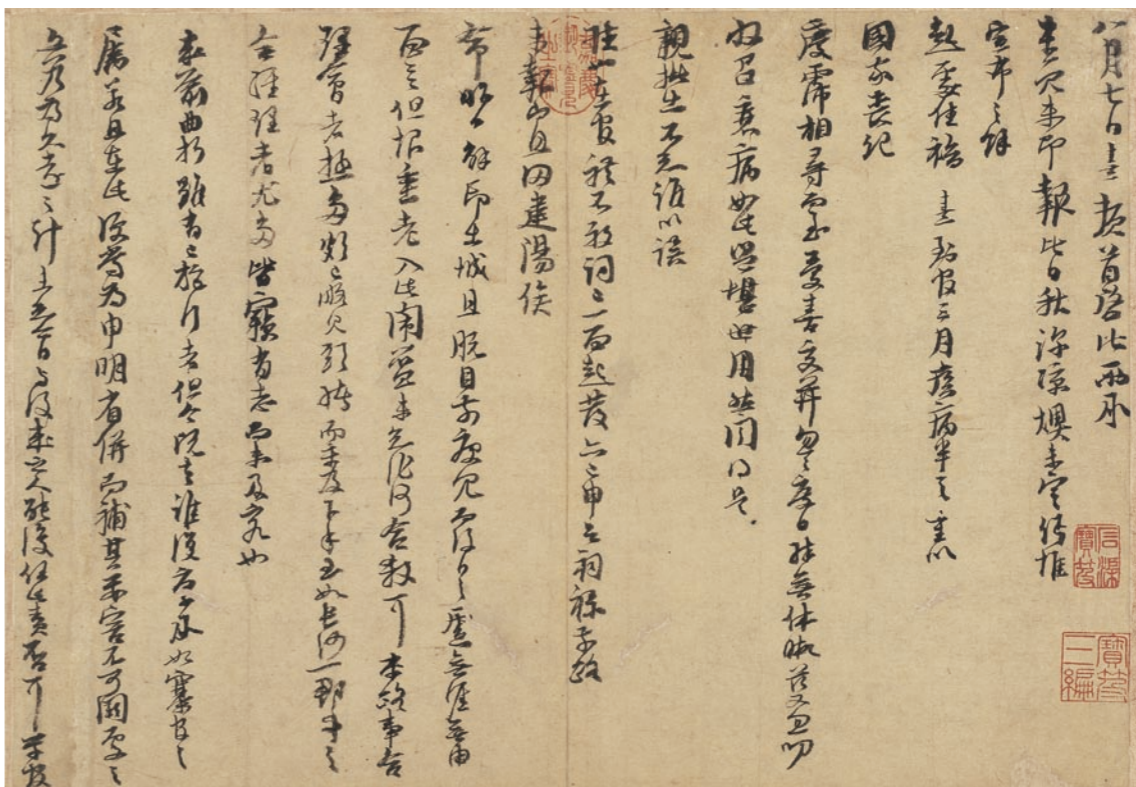
游如〈福州鼓山記游〉(圖四)。墨蹟如〈書易繫辭〉(圖五)；法帖如〈春雲七絕刻帖〉；碑刻如〈少傅劉公神道碑〉(圖六)；竹木刻如〈鳶

飛魚躍〉；摩崖如〈逝者如斯〉(圖七)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朱子書法墨蹟九件法帖八件(註二)，另有王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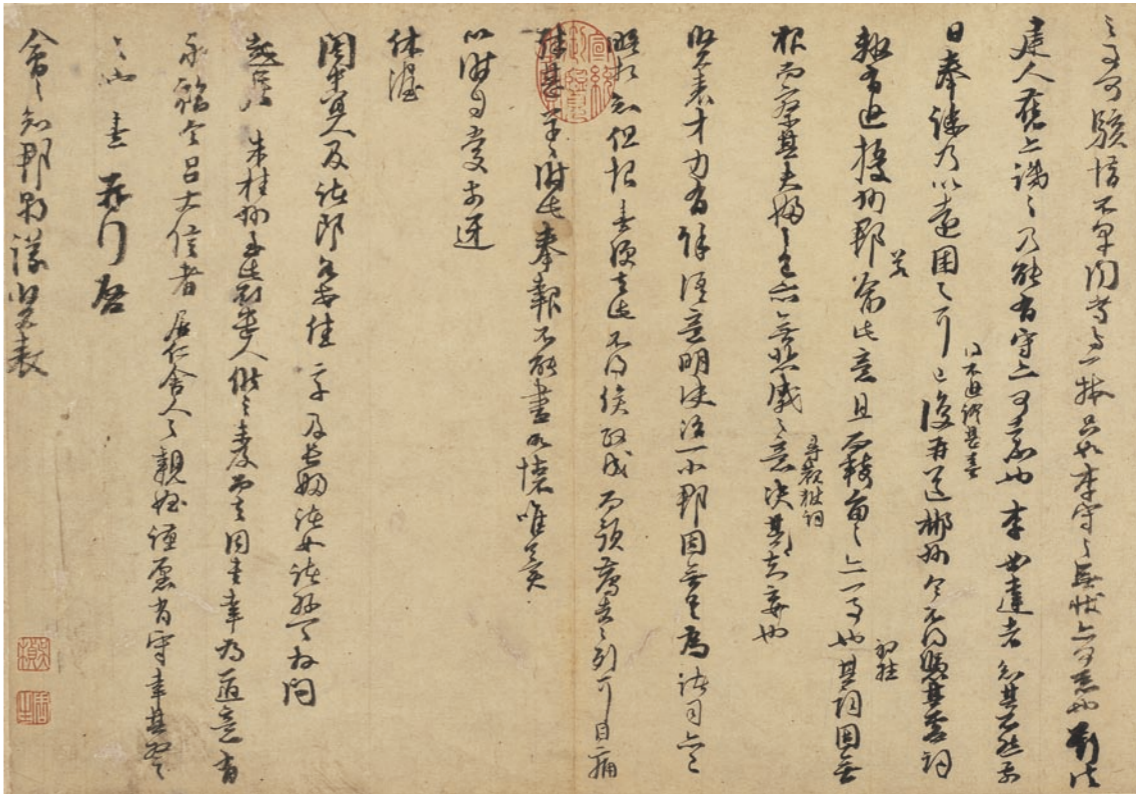
臨朱熹跋王獻之追禮謝安表與臨朱熹四帖，收於清王澐書積書巖帖冊。院藏朱子書蹟中，〈秋深帖〉與〈易繫辭冊〉為極具代表性之作，均值得深入探討研究，本文先行試析〈秋深帖〉。

**無可奈何的秋深帖**

〈秋深帖〉(圖八)收入宋朱熹尺牘冊中，收錄名稱爲〈致會之知郡尺牘〉，因文中有「比日秋深，涼燠未定」語，故亦稱〈秋深帖〉。紙



圖八 朱熹 秋深帖 宋朱熹尺牘冊第一開第二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墨畫朱子像 宋朱熹尺牘冊前副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本，蝴蝶裝，本幅二開，每開一幅，前副葉一開一幅，後副葉三開三幅，合計六開六幅。前副葉墨畫朱子像，隸書題宋徽國朱文公遺像（圖九）。後副葉三幅為明潮州府海陽縣儒學教諭文，故宮書畫錄註曰：「謹案是冊後幅晏寧所跋，乃朱子書陶潛歸去來辭，非本幅朱子與會之書，當由收藏家以跋語亦為朱子書而作，故附裝冊後耳。」

《秋深帖》釋文如下：

「八月七日熹頓首啓。比兩承

書，冗未即報。比日秋深，涼燠未定。緬惟宣佈之餘，起處佳福。熹到官三月，疾病半之。重以國家喪紀慶霽，相尋而至。憂喜交並，忽忽度日，殊無休暇。茲又忽叨收召，衰病如此，豈堪世用。然聞得是親批出，不知誰以誤聽也。在官禮不敢詞（詞疑作辭），已一面起發，亦已伸之祠祿。前路未報，即見歸建陽俟命。昨日解印出城，且脫目前疲冗，而後日之慮無涯，無由面言，但恨垂老入此閭籃，未知作何合殺耳。本路事合理會者極多，頗已略見頭緒，而未及下手。至如長沙一郡，事之會經理者尤多，皆竊有志而來多究也。來諭曲折，雖有已施行者，但今既去，誰復稟承？如寨官之屬，若且在此，便當為申明省併，而補其要害不可闕處之兵，乃為久遠之計。未知今日與後來之人，能復任此責否耳？學官之事可駭，惜不早聞，當與一按。只如李守之無狀，亦可惡也。劉法建人，舊亦識之，乃能有守，亦可嘉也。李必達者，知其不然，前日奉諉，乃以遠困之耳。得不追證甚喜（六字旁添），

已復再送郴州，令不得憑其虛詞，輒有追擾。州郡若（若字旁添）喻此意，且羈留之，亦一事也。初聽（二字旁添）其詞固無根，而察其夫婦之色，亦無悲戚之意，尋觀獄詞（四字旁添），決知其（二字倒寫）妄也。賢表才力有餘，語意明決，治一小郡，固無足為。諸司亦已略相知，但恨熹便去此，不得俟政成，而預薦者之列耳。目痛殊甚，草草附此奉報，不能盡所懷，惟冀以時自愛，前途休渥。閩中宜人及諸郎各安佳，二子及長婦諸女諸孫，一一拜問起居。朱居仁舍人之親姪，謹願有守，幸其譽之也。熹再拜啓。會之知郡朝議賢表。」

就「熹到官三月，疾病半之。」與「至如長沙一郡，事之會經理者尤多，皆竊有志而來多究也。」等語，考諸史實，應即是紹熙五年（一一九四）時，二月朱熹承恩拜命，知潭州（今湖南長沙）兼荆湖南路安撫使，四月中旬啓程赴潭州任，



圖十 嶽麓書院

五月抵潭州，八月六日解印出城，在潭州為官三個月之謂。知潭州三月任內，朱熹以嚴武備、戢奸吏與興學校為主要施政目標，世居湖南湖北一帶之瑤民因不堪官府剝削，屢屢擾邊，朱熹一方面整飭軍紀，奏請朝廷將辛棄疾（一一四〇～一二〇七）所建之飛虎軍由荊鄂撥歸荊湖，一方面招撫瑤民，終使瑤民首領來降，邊境靖綏；又鑒於官箴不彰，訂定考核制度，肅貪懲惡，為民除害。帖中「如寮官之屬，若且在此，便當為申明省併，而補其要害不可闕處之兵，乃為久遠之計。」與「學官之事可駭，惜不早聞，當與一按。只如李守之無

狀，亦可惡也。」等語反映出朱熹知潭州時嚴武備及戢奸吏之施政情形。為振學風，朱熹開始修復嶽麓書院（圖十），增生員，置學田，日間治理郡事，夜則親往書院與諸生講學論道，兩湖子弟與川贛浙皖士子雲集於嶽麓書院，盛況空前。知潭州短短三個月完成這許多事，勞累疾病相隨而至。

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（一一二七～一一九四）崩，七月光宗（一一四七～一二〇〇）內禪，寧宗（一一六八～一二二四）繼位，朱熹所書「重以國家喪紀慶霽，相尋而至。」應即謂此。

朱熹卅歲時曾向孝宗朝廷上長篇封事，建議孝宗應棄佛老以儒學為正學，反和主戰修攘之計應及早規劃，官員之腐敗應嚴加整頓。隆興北伐失敗，孝宗於隆興元年（一一六三）召朱子入朝，朱熹面奏三劄，重申朝廷應講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，反對與金議和及內修政事整頓綱紀等建議。然因直言激烈，觸怒天顏，被孝宗下封為武學博士。一代大儒居然被封為

武學博士，孝宗皇帝礙於公議，以此反諷之任命來發洩怒氣，讓一片真誠坦側，憂國進諫的朱熹心灰意冷，當即拜命而歸，返鄉專心著述講學，不復過問朝政。

寧宗為東宮時即已仰慕朱熹之學問文章，繼位後首召即命朱熹赴行在奏事，又命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，寧宗於告詞中宣示：「朕初承大統，未暇他圖，首關經帷，詳延學士。眷儒宗之在外，頒召節以趣歸，徑登從班，以重吾道。具位朱熹，發六經之蘊，窮百氏之源。其在兩朝，未為不用，至今四海，猶謂多奇。擢之次對之班，處以邇英之列，若程頤之在元祐，若尹焞之在紹興。副吾尊德樂義之誠，究爾正心誠意之說，豈惟慰滿於士論，且將增益於朕躬。」（註三）如此看重，讓屢屢上劄請辭免朝廷任命奏狀的朱熹且喜且憂，喜的是新皇帝有心向學，或可由經筵講學導正身心，從而治國平天下；憂的是寧宗是否能虛心納諫，還是像他祖父孝宗皇帝一樣，讓自己落得「奈何明月照溝渠」的下場？

紹熙五年七月十一日寧宗召朱熹

赴行在奏事，熹辭未赴。八月五日，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。六日，熹上狀辭召命，乞祠。朱熹在〈秋深帖〉中謂：「茲又忽叨收召，衰病如此，豈堪世用。然聞得是親批出，不知誰以誤聽也。」然朱熹身為臣子故「在官禮不敢辭，已一面起發，亦已伸之祠祿。前路未報，即見歸建陽俟命。」但念及朝廷中人事紛爭，朋黨傾軋，又無奈地言道：「但恨垂老入此鬧籃，未知作何合殺耳。」

綜觀〈秋深帖〉，首言孝宗駕崩、光宗內禪與寧宗繼位之憂喜參半心情，次言潭州政務整頓初具規模卻須離任之遺憾。一代大儒面臨進而諫君報國，還是退而著書立說的關節，著實兩難，六十五歲的朱熹在〈秋深帖〉中透露出憂喜交並卻又無可奈何的心境。

### 猶豫未決的大桂帖

過了一週後，朱熹又去函給會之知郡，此札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《宋賢遺翰冊》中，亦稱〈大桂帖〉：

「八月十五日熹頓首上啓。大桂驛中草草奉問想已達矣。行次宜春乃承專介惠書。獲聞比日秋暑，政成有相起處多福為慰。熹衰晚亡堪，辛苦三月，已不勝郡事。告歸未獲，而勿叨此。雖荷朝廷記憶之深，然踈闊腐儒亦何補于時論之萬分哉。已上免牘，前至臨川，恭聽處分，即自彼東還建陽耳。辰徭復爾，應是小小仇殺，不知今復如何。昨來所以不免再喚蒲來矢輩赴司羈縻之。政以爭競有端，不可不預防之。新帥素不快此事，不知其來復以為如何耳。得其平心待之，不至紛更，亦幸事也。人還草草附報，不它及。閩中宜人，諸郎哥哥佳勝，兒女輩時問。益遠，惟善自愛。以須召用為祝。不宣。熹再拜上啓會之知郡朝議賢表。」

此函起首即謂「大桂驛中草草奉問想已達矣」，所指應即八月七日所書之〈秋深帖〉。次謂「行次宜春乃承專介惠書」，查《朱熹年譜》紹熙五年八月「先生行至宜春，門人劉黻遮道請見，曰：『先生此行，上虛心以待，敢問其道何先？』先生曰：

『今日之事，非大更改，不足以悅天意，服人心；必有惡衣服、菲飲食、卑宮室之志，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為樂，然後庶幾積誠盡孝，默通潛格，天人和同，方有可為。：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，人主無不可進之善，以天子之命詔藩臣，當不俟駕而往。吾知竭吾誠、盡吾力耳，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。』」（註四）是知朱熹離開潭州在宜春停留期間，與門人談論入朝侍講事，雖知任重道遠，困難重重，但已開始預作心理建設，認為「天下無不可為之時，人主無不可進之善」，如決定入朝，則當「竭吾誠、盡吾力」，除此而外，就不是他可以預料的了。

然而，朱熹對潭州政務仍放心不下，因即將接任知潭州的王藺（？～一二〇二）素來主張對瑤民採強硬手段，故朱熹於〈大桂帖〉中交待：「新帥素不快此事，不知其來復以為如何耳。得其平心待之，不至紛更，亦幸事也。」叮嚀會之儘快辦好招撫瑤族一事。至於入朝侍講，朱熹在書寫此函時，仍未決定，故有「雖荷朝

廷記憶之深，然疎闊庸儒亦何補于時論之萬分哉。」之語，離開宜春往臨川後，朱熹於答蔡元定（一一三五—一一九八）書中說道：「始者猶欲且歸里中，未決，今既如此，又得朝士書，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批，且屢問及，不可不來。又云主上虛心好學，增置講員，廣立程課，深有願治之意。果如此，實國家萬萬無疆之休，義不可不一往。」（註五）此函朱熹對大弟子蔡元定說明入朝侍講之心情轉折，由「未決」到「義不可不一往」，對照八月七日〈秋深帖〉之無可奈何，八月十五日書〈大桂帖〉之猶豫未決，此時，朱熹為「國家萬萬無疆之休」，顯已下定決心，接受上召，入朝侍講，遂於十月入臨安拜命繫銜供職。

#### 經筵侍講四十日

紹熙五年十月二日朱熹入朝，四日，奏事行宮便殿，請辭職命，面辭待制侍講，寧宗手劄：「卿經術淵源，正資勸講，次對之職，勿復勞辭，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。」遂拜

「固是。大學論治國、平天下許多事，卻歸在格物上。凡事事物物，各有一個道理。若能窮得道理，則施之事物，莫不各當其位。如『人君止於仁，人臣止於敬』之類，各有一至極道理。」（註八）顯然，經此挫折後，朱子益發體認到人君治國平天下，若僅尚空言，不肯實做，終究不能成事。

慶元五年（一一九九）正月初七，朱熹作水調歌頭：「不見嚴夫子，寂寞富春山。空留千丈危石，高出暮雲端。想像羊裘披了，一笑兩忘身世，來插釣魚竿。肯似林間翮，飛倦始知還。中興主，功業就，鬢毛班。驅馳一世人物，相與濟時艱。獨委狂奴心事，未羨癡兒鼎足，放去任踈頑。爽氣動星斗，終古照林巒。」（註九）朱熹回顧一生歷事四朝，為官時間雖短，但賑災恤民，懲寇維安，奏劄封事，諫言國是，正是「驅馳一世人物，相與濟時艱。」如今已年屆七十，感嘆自己是否「肯似林間翮，飛倦始知還。」經歷了罷講經筵的打擊，朱熹深切了解到，唯有放下政治

命。十四日，奉詔進講《大學》。廿三日，講筵留身面陳四事（註六），面奏中論及移御不當；壽康定省之禮；寧宗獨斷專行，寵信干預朝政與孝宗陵墓等事。朱熹直言不諱，言詞激切，如諫寧宗下旨修葺舊日東宮三數百間之事曰：「亦恐幾旬百姓飢餓流離於死亡之際，忽見朝廷正用此時，大興土木，修造宮室。但以適已自奉為事，而無矜憫憐之心，或能怨望忿切，以生他變。」諫君獨斷曰：「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，皆謂左右或竊其柄，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。此弊不革，臣恐名為獨斷，而主威不免於下移，欲以求治，而反不免於致亂。」朱熹最後建議寧宗「下詔自責，儉省輿衛。」同時「深詔左右，勿預朝政。」愛君憂國之心溢於言表。

閏十月初一，晚講。次日編次《講章》以進。三日，早講。四日，晚講。八日，封婺源縣開國男，食邑三百戶。十一日，入史院任實錄院同修撰。十九日晚講後，重申之前面奏之四事，並乞賜施行，孰料寧宗亦

如其祖父孝宗一般，對朱熹之規勸極度不悅，加以專擅弄權的韓侂胄（一一五二—一二〇七）從旁挑撥，廿一日，御批「朕憫卿耆艾，方此隆冬，恐難立講。已除卿宮觀，可知悉。」付下。（註七）

寧宗之前恭後倨，實有跡可循，蓋朱熹經筵講學時，不斷諫勸他要親賢臣遠小人，語氣直切，已違逆帝心。加以進言寧宗勿使左右干政，又得罪權臣韓侂胄，故任經筵侍講短短四十餘日即被免職，昏庸的皇帝與跋扈的權臣毫不留情地將朱熹逐出朝廷。

#### 去國之後風暴之前

〈秋深帖〉書於朱熹入臨安任侍講前兩月，當時朱熹憂喜交並卻又無可奈何，但對寧宗與國事仍抱著理想與希望。孰料三個多月後，突然被寧宗以「憫卿耆艾，方此隆冬，恐難立講」為由，罷去侍講，心情之沮喪可想而知。朱熹離開朝廷暫居西湖東南邊之靈芝寺待命時，答門人「致知在格物否？」一問時，有感而發道：

紛擾，講學論道為國培育人才，才能「爽氣動星斗，終古照林巒」。

慶元元年（一一九五），韓侂胄拜相，韓及其黨羽大肆攻擊朱子學派，指朱學為「偽學」，稱朱熹為「逆黨」；誣陷朱熹為「偽學之魁，以匹夫竊人主之柄，鼓動天下」，「偽學猖獗，圖為不軌」並「窺伺神器」，彈劾朱熹十大罪狀，禁毀朱子語錄等理學著述，甚至上書乞斬朱熹，最後立「偽學逆黨籍」五十九人，意圖將朱子學派趕盡殺絕，對朱子學派之迫害接踵而至，直到開禧三

年（一二〇七），韓侂胄伏誅，偽學之誣陷始告一段落，史稱「慶元黨禍」。

朱熹罷講去國之後，著述講學不輟，慶元六年（一二〇〇）三月病逝於建陽考亭之滄洲精舍，臨終前仍在修改《大學》〈誠意〉章與《楚辭》一段，時「偽學」之名尚未除。

一代大儒朱子憂國憂民，鞠躬盡瘁，著書立說，以啟後學，細讀慶元黨禍風暴前寫下的〈秋深帖〉，撫牘思賢，令人浩歎！

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

#### 註釋

- 江兆申，〈朱晦翁書易繫辭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四卷，第三期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6）頁64至73。
-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朱子書蹟：墨蹟九件（宋朱熹尺牘冊「致會之知郡尺牘」（秋深帖）、宋賢書翰冊「致教授學士尺牘」、宋元寶翰冊「致彥脩少府尺牘」、宋元墨寶冊「尺牘」（承務帖）、宋人法書（四）冊「呈提舉中大契丈節子」、「易繫辭冊」、「書五七言絕句卷」、「自書五言古詩卷」與「宋歐陽修集古錄卷跋尾」）；法帖八件（經訓堂法帖（三）冊「宋朱熹書詩」（城南唱和詩）、經訓堂法帖（三）冊「宋陳與義文翰跋」與清乾隆三希堂法帖（十七）冊共三套「宋朱熹致彥脩少府尺牘」、「宋朱熹書尺牘」（承務帖））。
- 王懋竑《朱熹年譜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1998），頁231—232。
- 前引書，頁230—231。
-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，四部叢刊版初編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2），卷四十四，「答蔡季通書」。
- 《文集》，卷十四，「經筵留身面陳四事節子」。
- 同註3，頁249—250。
- 《朱子語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1986）卷119。
- 《文集》，卷八十四，「書鈞臺壁間何人所題後」。束景南，《朱子大傳》（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1992）頁932。